



Chinese Studies  
Alumni Association

中文系校友会会讯  
编委会 编

## NEWSLETTER

### 活动荟萃

2015年下半年，校友会为中文系校友、老师、同学们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彩的活动，也积极参与系里组织的活动，与师生互动。

### 学术活动

2015年7月13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在邵氏基金大楼为本届毕业生举办毕业茶叙。系里的老师、毕业生、家长和亲属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分享毕业季的喜悦。在毕业茶叙上，中文系主任和老师都纷纷致词，预祝毕业生们前程锦绣，工作顺利。中文系校友会会长陈德馨女士鼓励同学们在毕业后能够加入校友会，并参与到校友会的活动中来，回馈母系。茶叙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毕业生代表也对师长的教导表示衷心的感谢。系里祝福毕业生们鹏程万里的同时，也希望毕业生能够莫忘初衷，饮水思源，常回系里看看。本届共有17名毕业生（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加入中文系校友会。



毕业生毕业茶叙



毕业生毕业茶叙

2015年9月5日，中文系与《联合早报》在国家图书馆联办了本年度的吴德耀文化讲座。此次讲座的主讲者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贺麦晓教授（Professor Michel Hockx），他以《网络文学与中国的出版改革》为题发表了中文演讲。中文系系主任丁荷生老师是此次讲座的主席，徐兰君老师



陈德馨女士（右）、高宏女士与贺教授在演讲后合影

担任了此次活动的司仪。中文系师生、校友和公众人士一百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校友会会长陈德馨女士和执委高宏女士出席了此次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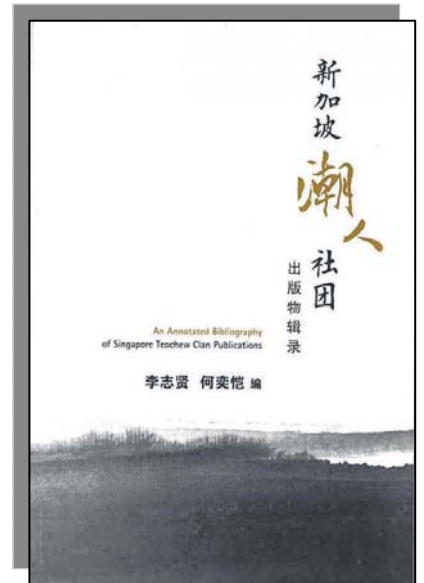
康格温博士在滨海艺术中心演讲



《新加坡潮人社团出版物辑录》发布会



陈德馨女士（左二）和高宏女士在《新加坡潮人社团出版物辑录》发布会后与系主任丁荷生教授与李志贤副教授合影



2015年9月26日，中文系校友会执委康格温博士在滨海艺术中心的图书馆发表了题为《国之重宝——从文物认识历史与华人文化》的演讲，吸引了众多听众参与。

2015年10月22日，中文系校友会会务顾问李志贤老师和何奕恺博士联合主编的《新加坡潮人社团出版物辑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潮州八邑会馆，2015年）召开新书发布会。两位学者经过近五年的努力，搜集、整理和辑录了本地潮人的宗乡与宗亲会馆，以及教育机构、文娱社团等组织出版的400多种刊物，以目录分类、汇编，辑成300余页的书籍，极具参考价值，是研究东南亚以及海外华人的重要工具书。中文系系主任丁荷生老师对该书做了评价，主编李志贤老师也畅谈了编纂的历程与心得。中文系师生、校友会会长陈德馨女士、执委高宏女士出席了此次发布会。

## 健康、娱乐活动

中文系校友会于7月5日晚7时假武吉知马 Maplewoods 宴会厅举办了“温馨榴槤聚餐会”。其间品尝了猫山王、竹脚、老太婆、黑珍珠等名种榴槤。“果中之王”，果然名不虚传。二十余名校友及家眷欢聚一堂，在品美食的当儿，也参加了即兴游戏活动，其乐融融。席间会长陈德馨女士致精彩发言，她代表校友会热烈欢迎校友们的光临。聚会于晚上10时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



温馨榴槤聚餐会

7月17日晨早9时，大伙儿在白沙地铁站会合，途经钓鱼池和东城坊（Downtown East）毗邻的园地，穿过白沙沼泽公园，来到风和日丽的白沙海边。接着又往回走到白沙地铁站，结束了一个上午的愉快行程。



大家在白沙地铁站集合，在蓝天碧水的怀抱中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上午



中文系校友梁文福先生的音乐剧《雨季》于8月28日至9月6日在滨海艺术中心上演，校友会会长陈德馨女士与林新达先生、王白安先生、高宏女士等多位执委及亲友于9月4日晚到场观看，并与梁文福合影留念。



陈德馨女士（左三）、林新达先生（左五）等校友会执委一同观看校友梁文福的音乐剧《雨季》

由国大校友联系处主办，一年一度的校友会领袖论坛于9月5日上午在国大邵氏基金校友会大厦礼堂举行，校友会会长陈德馨女士代表本会出席。

9月29日至10月1日由国大校友联系处联同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新中友好协会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电影节”。校友会会长陈德馨女士及执委王白安先生、周凯琴小姐参加了9月28日的开幕式电影招待会。



“第四届中国电影节”活动

校友会会长陈德馨女士、执委高宏女士于10月23日参加了《椰林风光》新书发布会，执委王白安先生担任发布会司仪。



《椰林风光》新书发布会



执委王白安先生挥毫献艺

校友会执委傅翀先生两次成为《联合早报》8月份的新闻人物，相关报道分别为《新汇点·中国新移民“司令官”以马来语指挥学生军团》和《逗号·校内校外，才华横溢》

校友会执委王白安先生于中秋节期间在布莱德岭民众俱乐部一年一度的庆中秋晚会挥毫。

校友会会长陈德馨女士、副会长林新达先生、执委康格温博士、张慧梅博士、许振义先生、周凯琴小姐、高宏女士等于10月25日出席由龙应台主讲的题为《从村落到都会——我的文化经验》，此次讲座为2015年度“新跃文化中华讲座”。



校友会会长和执委出席龙应台《从村落到都会》讲座

## 系友互动

中文系校友会、中文系以及国大校友联系处于10月30日联办“我的未来我做主——中文系毕业生的职业规划”讲座。三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校友张彦平女士、林新达先生及康格温博士担任主讲嘉宾，校友徐李颖博士担任讲座主席。校友会执委会成员、校友及国大中文系、义安理工学院师生近50人出席了讲座，与会者积极提问，现场气氛热烈。



校友会执委与演讲嘉宾合影



中文系学生与嘉宾在会后交流

### 我的工作，我的选择

林新达

回顾当年在南大文学院修读中国语言文学，政府与行政管理和社会心理学，因为经常与南大诗社的同学接触，加上自己对写作的兴趣，原本的理想是想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当一名记者。但大学二年级暑假时因为很想参加由诗社与中文学会联办的香港、台湾与菲律宾的考察旅游团，向朋友借了\$800元，旅游回来以后因为手头拮据只好跟着他上保险公司当营销业务员，没想到这么一个暑假二、三个月的工作竟然是开启了金融财务领域的大门，让我这三十多年来的工作都围绕在这个领域里，真是始料不及。



我从寿险业务开始，从个人销售到营销组织的发展，以及后来在中国的保险公司担任营销总裁，最后加入鑫盟（Financial Alliance Pte Ltd）财务顾问公司成为执行董事，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我所学的似乎格格不入。其实大学教育只是一个基础的训练：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培养理解、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的教育让我比别人更快，更容易掌握数据，分析问题，洞察先机，制定策略与执行方案。

至于在大学里所读的学科是否能运用在职场上确实是未知数，但这只能说是一种限制，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况且在网络时代，不断学习新技术的能力比起以前所学的知识更重要。

所以我认为中文系的毕业生在选择职业时，不一定非要选择新闻，教育或文化领域不可，只要具备学习新技术，接受新思维的心态与能力，加上强烈的学习意愿与努力，就是能够在职场上驰骋与发展的主要原因。

我在2015年10月30日的校友会讲座中曾说过：寻求职业前先从你的本质出发，了解你的核心价值、信仰、喜爱与优势长处，从认识你的本质开始，找寻能够让你迫不及待地起床，激情投入的工作。如果能做你最爱做的事（一种来自内心的强烈诉求）同时也是你的优势长处的话，这种工作已经是从职业发展到了事业，并最终提升到一种使命，一般来说，这种从工作升华到使命，从事者都会感悟到超越工作之外的更大的，更高的价值：譬如关爱家庭，为企业创造价值，帮助他人，服务社群，回馈社会，改善环境，改变世界等等。



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还能追寻你的梦想；不管你过去的表现是平平淡淡或风风光光，重要的是未来我们还可以创造突破，重要的不是你守在什么岗位上，而是未来你要前行的方向。乔布斯曾说过：“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最重要是有勇气跟着内心与直觉走...”新年伊始，希望大家能藉此好好思索，认真规划未来的工作，家庭与生活。新年快乐！

林新达，1980年中文系学士毕业，从事金融理财服务业三十多年，曾经在中国与加拿大合资的寿险公司工作六年，负责营销策划与管理。现为本地独立财务咨询公司（Financial Alliance）董事。

## 艺文共赏

### 客

陈济舟

午后，天文只身一人枕在一楼客厅的榻榻米上，仰头望着后院天井里的花草。10年前刚搬到大牌73号西南角一楼最末的这个单位的时候，天文还颇有闲暇和心思去照料这些植物。单位在底层，房间的采光不比二三楼的明亮，可好在还有这个天井，一年四季的光便都是从这里泻进屋里来的。天文索性将植被都栽种到这天井里头，也好让它们偶尔得些晨光雨露。

天文嗜睡，他已经记不起来自己是第几百几千次在这样的午后以这样侧躺的方式看着天井，他想起头些年的时候，这些花儿草儿的，都枝繁叶茂。那几盆橙黄的蝎尾蕉掩映在纯白的蜘蛛兰间，显得娇贵而附有奇趣。罩在它们头上的是一株婀娜的缅栀，在天井的白墙上疏影横斜地漫画着自己的影子，偶尔也开出几多粉红的花来，而花心带着点鹅黄。这些植物的色彩曾是如此的斑斓且柔顺，如少女在四月间莞尔的脸。而院中生得最为葱郁的实属那些绿萝。它们那成熟枝茎上的气根如同千百跟手指，牢牢地攫住可以攀附的任何东西。不出三年便迅速地窜到天井二楼的墙壁上和深褐色的刺柏木柱上头去了。它们以一种蛮荒的姿态侵占了高处之后，便把那些墨绿且肥厚的叶子努力地撑开来，院内顿时就变得阴翳起来。然而，院中墙上只是刷了一层浅浅的白漆，加上雨水的时而浸泡，终究不负绿萝的重荷，大片剥落开来。承重的绿萝便随之轰然倒塌，婀娜的藤蔓和肥厚的叶子也一齐纵身跌入天井正中那清浅的水池里。藤鞭抽打在水面上，溅起水花来，倒是一不小心惊了池中那一尾形单影只的锦鲤。

而这般的风月雅静都是往年的事了，时移事往，天文的花园如今早已废弃不用，再加上疏于照料，蔓草蔓生，蝎尾蕉和蜘蛛兰早就隐没了踪影。装缅栀的瓦缸也已冰裂，缅栀索性不再开花，只是疯狂地将庞大的根系铺排开来，一直扎到那水池里，砌池的砖块也被它拱碎了好几块。从此，后院里再也容不下半个落脚的地方，这方寸之地竟满是纠缠的根茎，千丝万缕，也不知哪条是死的哪条是活的，只是条条都兜住些尘土，任凭充沛雨水的洗刷也不会干净。只道这墙上柱上都还攀附着绿萝，但是它们的叶子已开始斑驳发黄，显得如人一般的颓唐和寂寥。天文看着满园的萧然，自觉没趣，方欲沉沉地睡去，突然又觉得口渴，便慵懒地起身来喝口水。他才拿起杯子，电话就响了。天文却当做没听见一样，不缓不急地喝了水，再将杯子轻轻地搁到水槽里，才转身在电话将要断线的前一秒按下了接听键。

请问是 Mr. Tan 吗？我是搬家公司的。我想确认一下您的搬家日期，是下个星期二和星期三这两天吗？好的……

年初久旱，雨水一直等到四月才慷慨地降落下来，花都开得很好。

马克就是在齐贤街电力站旁那棵红花风铃木迎着这充沛的热带骤雨而落英缤纷的当天从巴西班让海边的那座豪宅搬来这里的。马克看见这些粉红如同小喇叭一样的花瓣簌簌地落下来，湿了一地，就不禁在心中感叹，众人都说热带的

岛屿不懂四季，而他看来这些“不懂”却都是人的，这些植被对于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落叶心中比任何人都要明了得很。

离婚以后，马克将西海岸的房产都留给了妻子和两个孩子，自己搬进永发街的大牌 73 号。虽然如今的单位不如从前住的别墅大，可就他一个人，也算是搓搓有余。其实搬来中巴鲁全是因为马克的老友卡洛琳。卡洛琳自小在这里长大，然后去了北京，在那里结了婚。不知为什么前些日子突然回新常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听说是回去了。而马克就是在凯罗琳回新久居期间和卡洛琳联络上的。两人都是同一天教会里从小长大的朋友，马克从教友那里无意间听说卡洛琳搬回来的消息，便约她出来喝下午茶叙旧。那日他们见面的地方，就在与永发街平行的英云街的那间咖啡馆里。

当卡洛琳知道马克要从家里搬出来住的事情，也没有追问原因，便向马克提议为何不搬来这个街区。还不等马克细问，她就开始细数这里的好和方便。她说自己小时候就在这里长大的，若是要住在岛上其它地方，是她万万无法想象的难事。马克听卡洛琳滔滔不绝地说着话，性质极高，虽听来听去也没有听出这个街区到底好在哪里，可也不便打断她。马克反倒觉得于其说是她想说服马克搬进来，毋宁说是她在说服自己应该在这里继续住下去似的。虽然马克觉得这个街区宁静朴实古老，有着建国那时久远的灵韵，但是真要搬进来住他还要再考虑考虑。

后来，他们无意间聊起离婚的事，马克故意闪烁其词，像是隔着一层珠帘在给帘子外面的人看自家祖传的宝贝，势必不能让外人见个清清白白。不过他还是透露离婚对于他来说有两件最麻烦的事情，一是商榷离婚协议，二便是搬家。那么多的东西，原本都是两个人共用的，却硬生生地要撇成两半，像是将一对双生子撕开来一人一半地带回家去似的。而那些物品都好像有了自己的意识，铁了心要让两人共用，你若真是将它占为己有，它索性就罢工，坏了，修也修不好。卡洛琳听后，只是赧然讪笑，口中不语，心里却什么都明了。她品着用苏门答腊原豆磨耗的咖啡暗忖，不管每个人的生活到底有多么的不一样，但是至多至少都总是被相同的问题羁绊着。大家都是五十左右的人了，但是什么却依然像二十岁一般的一团混乱。混乱的人事缘由虽颇有雷同，但心境已和从前大不一样了。想到这里卡洛琳突然开始审视自己的一些抉择，像是有人慢慢旋转着老式收音机上的音量调节钮，将马克的声音渐渐地关掉了。

在那次见面的一个月后，卡洛琳就突然地搬回北京去了，至于这件事情卡洛琳未曾亲口告诉马克，他也是从同一位教友那里得知的。为什么卡洛琳没有亲自来道别，马克几经揣测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索性作罢，而他也就在卡洛琳离开的几个星期后下了搬来永发街的决心。抉择如同四月的骤雨而至，让做出选择的人自己都常常毫无准备。对于这个新的街区马克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似乎和卡洛琳有一种隐约的关系。这感觉兜着他，让他在惘惘间觉得这里总是有很多人在不断地搬走，然后更多的人想要搬进来。搬走的人不一定都会回来，而回来的人也是不一定就会常住下去的。

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如同风铃木花慷慨地绽放然后再慷慨地落下。

星期二，搬家公司的运输罗厘一早便到了天文门前，停在那里占用了三四个车位，惹来食客们厌烦的目光。这里的车位向来就紧缺，又频频有白衣黑脸的交警来开罚单，如今被罗厘一停，车位就更少了。食客们一边吃着街头那家的海南咖喱饭，一边瞅着自己的车以防被开罚单，还一边好奇地瞟着罗厘，看不知是谁家要搬走了还是要搬来了。似乎这里居民的熙来攘往都和这些不住在这里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而是常住在这里的人对于邻居的异动已经习而不察了。

罗厘的门被豁然拉开，七八个马来壮汉从里面鱼贯而出，各个皮黑唇厚。他们熟门熟路地进入天文的单位，几声寒暄后，便按照经理事先的指示开始麻利地收拾满屋囤积的物品和家具。除了屋主天文，出入这个单位的向来都是一些社会上说话文雅的华人和白人，他们大多从事教授、律师和医生这样的职业。和他们相比这些马来男人们的出现带给天文一种别样的感觉，像是他第一次去拜访法国里昂的继父，在那里第一次尝到兔肉，只知道那东西的新奇却道不明它的好坏。母亲是个娘惹，家族里向来是偏爱英国的，也有很多远房的亲戚早就移居英国。父亲死后，为什么母亲会偏偏嫁给一个法国人？母亲当年的决定让天文和家中的一些老娘惹很是不解。从一个岛搬到另一个岛，一辈子都是普劳普劳普劳（岛岛岛），有什么好的？天文记得当年母亲就是这样的和定居布里斯托尔的大姨理论的。好在如今母亲和继父在里昂和布里斯托尔都有置产，两地轮流地居住，也不至于和在英国的亲戚疏远，反倒是因为这几年来不怎么回新加坡了。

天文站在客厅正中微笑着目视着这些棱角分明且身强力壮的马来男人们，隐约欣喜地感觉他们为这颓败的老屋注入一股原始的生气和活力。他们棕色的赤脚温柔地踏在房间的地砖和木地板上，恰似每一步都踏在天文的心里。天文看着这些脚，心中竟生出几丝温存来。那些脚背是那样的黝黑且厚实，足弓微微地隆起。它们在移动的时候和地面温柔地贴合，好像家里的地砖和模板都因这些脚的抚摸而荡出少女的羞涩。它们的行走是没有声响的。而天文的双脚苍白且精瘦，赤脚走起来会发出咄咄的闷响，脚后跟和地砖激烈地撞击着使得他很快地感到疲乏，因此他在家里也会穿鞋。可能是因为这些男人们经常赤脚的关系，他们的脚底都长满了厚实的茧，脚后跟和脚掌两侧都有龟裂的痕迹。而天文看着这些行走的痕迹猜想，这些脚可能是这个国家中和土地仍然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关系的唯一的東西了。

而就在天文在思考着他们的脚时，这些马来男人也在同样窥视着天文的生活。在他们几年的搬家经验中，这些学识不高但很精明的马来男人已经完全可以从各类物件中了解屋主是怎样的一個人了。那些照片，那些衣服，那些水杯，那些书籍都在一点一滴地向这些陌生人透露着天文最为私密的信息，他们的手触碰着这些物件，就如同触碰着天文最私密的部位，只是天文自己毫无觉察罢了。而这些男人们在搬了几十上百个家以后，他们对于物品的了解是全然超乎屋主的相像的，只是他们多数时候选择不说，若都说出来，没人会相信这等的见识是出自一个搬家工人。他们用天文不谙的马来话交流着：这个黑色盒子里面应该装的是一个打字机，你小心点儿拿过去（啊，那是我在剑桥留学时用的，已经不知道搁在哪里，好多年都不曾看见了）；这些茶器是英国的也小心点儿（这套玮致活的金黄鹳鸟骨瓷器应该是母亲寄给我的）；那个青花瓷瓶不用担心，不是古董，是仿的，但是你还是小心包起来（这是前年在上海城隍庙买的小玩意儿，想不到如今拿出来倒是好看）。这些话都一句一句在天文眼皮底下流窜着，他们手和嘴在劳动的时候都不曾闲置。

屋主一定有囤积物品的癖好，他向来只收不仍，肯定是的。这是在那些马来男人进入这个单位十分钟后达成的共识，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屋里每一张桌面台面都摆了瓷器、泛黄的广告信、褪色的热印纸账单和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小物件和旅游纪念品。每一面墙上都挂满了在世界各地买来的画，而天文并不在意这些日本的版画，不丹国的照片和后现代的娘惹版圣母像悬挂在一起是否显得那么唐突和不合时宜。他的内屋就像是他那疏于照顾的天井，有着如此鲜明的曾经被人居住的痕迹，如此浓郁的曾经兴荣一时的气息，而这些痕迹和气息对于那些马来那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在这里居住了十年的天文就是这样被湮没在一擦一擦再也没有意义的琐碎繁杂的物件之中。天文和这间屋子的关系就是在这不断地囤积和偶尔地清理之间被消磨殆尽的。而马来男人们手握着满屋的东西，偶尔会用带着天文很久都没有听过的浓厚马来口音的英文询问，老板，这些东西应该扔掉吗？天文笑着摇头。这些东西应该收起来吗？天文笑着点头。所以这些琐碎，不管它们的价值，都将被马来男人们娴熟地包裹起来，然后被小心翼翼地装入纸箱中，似乎它们皆是一些价值连城的宝物。而这些陈旧的杂物，都将被搁置在新屋的哪里呢？新的单位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和度量去盛放一个人繁琐的过去呢？天文是根本就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的。他只是看着马来男人们结实的手臂和黝黑且散发出光泽的皮肤，他听着他们之间的说笑并且在一连串的语句之中如同路边拾遗一般的顺手捻起一两组家里老祖母和大姨会说的马来单词。这些单词听来是那么的遥远，像是从海峡的那边喊过来的。他儿时也曾能够了解话中的意涵，但自母亲改嫁给那个法国男人后，他就再也不曾听到家中有人常在英文和马来语之间自由的转换符号了。久而久之，这些话对他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祖母、大姨和母亲拥有的语言天赋仿佛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能力，被尘封在历史的尽头，而天文这一代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它或许也是被谁这样娴熟地包裹起来，弃置在某个角落吧。（连载未完）

## 我这三十年

吉凌

毕业典礼之后，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就想着，我这三十年啊，是怎么度过的呢。我出生的时候，是瞎子，什么也看不见。据说我出生四十多天，爷爷奶奶也未曾来看过我一眼。对此，我的母亲非常怨恨。我想，即使我是瞎子，我父母也一定是极爱我的吧。他们容不得别人轻视我，即使是他们的父母。只是他们又说，我出生之后，有人劝父母把我扔掉好了，反正是个瞎子，又是女孩，不值得养大。母亲说她哭着把那人骂走了。外公对我是有大恩的，在我出生的时候。他说，“这个孩子，你们不要，我养”。据说还为我准备了一间门面房子，预备我以后开小店用，好养活自己。眼神虽然不好，钞票总能看得见吧。其实我想说，外公，现在我还能回来开小店吗？大概，是不能了吧。年幼的我听了这些传奇的故事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晚上不敢睡觉。我害怕，害怕我一觉醒来，父母带着弟弟走了，扔下我不要了。一两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在青岛生活。冬天里，手指被暖炉烫伤，留下了畸形骨节，直至现在。可是，母亲说我很坚强，医生掰断了我的指骨重接，我都不哭。大人们玩牌，我也不闹，就在旁边的床上自己玩。有时候塞给我一饼干桶，半天就打发过去了。三岁的时候就能跟着父母，拖着行李，逃火车票了，嘿嘿嘿。我也有引以为傲的辉煌战绩呢。

之后跟着爷爷奶奶在乡下生活过一段时间，据说曾经差点被打谷场上的电闸电死，还有一次车子直接掉进港里，差点淹死。被家里养的大公鸡追着啄，差点啄瞎眼睛。不过我天生好命啊，太太平平的长起来了，不是么。

五六岁的时候，跟所有的孩子一样，会问父母，自己是从哪儿来的。答案是，垃圾箱里捡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对这个答案非常抵触。反复的问，反复的问，在第不知道多少次得知我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时候，我一巴掌拍在了母亲脸上。是的，没错，五六岁的孩子，甩了自己母亲一个耳光，尽管毫无力道。我从来就不是好脾气的人，从小就能看出了。

幼儿园的时候，常常被同学欺负，被人在背后叫骂“四只眼”，“四只眼”。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被大院里的二呆子（智障人士）追打，受伤了。父亲非常愤怒，在无人的僻静之处教训了二呆子一顿。年幼的女儿受伤，他一定很难过吧。只是，一个智障人士为什么无端端追打毫无交集的幼女呢？无非是智力正常的人士在推波助澜啊。年幼的我不明白，我的父亲也不明白。

礼拜天的时候，父母一般和爷爷奶奶打麻将，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喜欢一个人躲在爷爷的书桌下面玩。其实现在想来，里面黑黢黢的，什么也没有，我为什么喜欢躲在里面呢。好像觉得里面特别安全。我一直很喜欢小黑屋啊，从小就喜欢呢。

六岁的时候，被要求照看表弟。然而没看住，表弟从床上滚下来了。理所当然的，成了众矢之的。呵呵呵，六岁的半瞎的女孩，照看一岁的婴儿。这大概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吧，可惜没有薪水啊。也是，没做好工作，不被惩罚就不错了，还想着薪水，天真啊。

那一年，到上海做了眼睛的手术，医生用线将上眼皮与额肌连接，终于可以睁开眼睛啦。只是，再也闭不上了。不知道等我死的那天，眼睛能不能闭上。外公想办法弄车送我们去上海。母亲吐得一塌糊涂，晕车。外公大概是为了转移母亲的注意力，还说，“敏儿，看啊，高速公路啊”。那年头，我们乡下地方真没见过高速公路。手术很残酷，两次脑部全麻，这是必须的。父亲说看着打完麻药的我起先还在医生怀里挣扎，然后渐渐不动了，他腿都软了。现在想来，麻醉医的技术真是高明啊。六岁的孩子，计量多一点，就睡过去了，或者醒来后痴傻了。计量少一点，手术没做完醒了，我这双眼睛大概就完了。拆线之后，据说眼睛肿的很恐怖，像金鱼的水泡眼一样。母亲怕我夜里乱动，挠到眼睛。整夜不睡抱着我，握着我的手。后来母亲头发掉了鸡蛋大的一块，估计是愁得。开刀的时候还去了上海西郊动物园。好像还留了一张跟大象的照片。看到同病房的小朋友有罐头水果吃，很羡慕啊。不过我也有靖江猪肉脯，也是很拽的。

七岁的时候，弟弟要出生了。母亲对我说，这下好了，以后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因为弟弟会保护你的。我好高兴啊，不会有人再骂我四只眼了，对不对。不会有人再偷走我的图画本了，对不对。不会有人再不跟我玩了，对不对。不会有人再抢走我心爱的玩具了，对不对。夏天的时候，母亲做了B超，确认是个男孩，全家人都很高兴。外公逢人就说，是个带把儿的，茶壶嘴儿看的清清楚楚。纳凉的时候，外婆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户人家，先生了女孩，后来又生了一个男孩。邻居对女孩说，你爸爸妈妈要不喜欢你。女孩问：为什么啊？邻居说，因为你有弟弟了啊。你爸爸妈妈喜欢你弟弟了，不喜欢你了。女孩问：为什么喜欢弟弟不喜欢我啊？邻居说，因为弟弟有小鸡鸡啊。女孩回家后，偷偷看了弟弟的小鸡鸡，然后发现自己确实没有啊，就把弟弟的小鸡鸡剪掉了。然后，弟弟死了。女孩也被扔进河里淹死了。一连几夜，我都做着各种噩梦：一会梦见自己被扔在大街上，没人要了，一会梦见弟弟满身是血，一会梦见自己被扔进河里了。在这样的惊恐中，我迎来小学的生涯，迎来了弟弟的出生。

七岁的孩子，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存在，只是想着，怎么样才能不被扔掉呢，怎么样才能被喜欢呢。能想到的办法，不过是紧紧的黏着父母，一步也不想离开。可是，终究做不到啊。再不能跟父母睡了，哪怕是睡一个房间也不行。于是跟着雇来照顾弟弟的保姆一起睡。暑假的时候，只要有顺便车子，就会被送去外婆家。跟外婆睡。外婆呼声如雷，呈大字型的睡姿也是同样的销魂。幼小的我蜷缩在床边，一面担心自己会掉下去，一面不敢乱动，怕弄醒了外婆，被骂。然后，等父母的学校放假了，他们会带着弟弟一起来到外婆家过暑假。我很雀跃，又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然而，每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一家人到二楼的房间开始看电视。外公打开那时候很是先进的窗机空调，紧闭门窗，享受轰鸣中的凉爽。而我，被从二楼的房间赶出去，到楼下院子中的小屋里，跟外婆家的房客红红阿姨一起睡。理由是，开了空调再进进出出会凉气跑掉的。我独自面对着非亲非故的红红阿姨，打发睡觉前的时光。有时候听见楼上传来笑声，电视机的声音。我很想知道他们笑什么，但是不敢上去，会被骂的，而且迟早会被赶下来的。有的时候，我会弄出很响的动静，大声说话，或是大笑。然后，外公会从二楼的窗户探出脑袋，大声呵斥道，“轻点，弟弟睡了。姑娘家家的，疯疯傻傻像什么样。”也有时候是外婆。然后，我就满足了，安静了。起码，他们还记得有个人在下面呢。

小学报名的时候，老师看我笨拙的样子，很怀疑我的智商，希望父母直接送我去培智学校（智障学校）。父母不肯。老师指着教室尽头的喷水壶说，那是什么？我既看不清那是什么，也没见过喷水壶，当然是不知道。不过，我大约还念了一首不错的儿歌，得到一个试读机会。小学的时候成绩好好坏坏，也被叫过家长。因为字写的不好，结果我父母对老师说，写字么，不要多一笔少一笔就好了，好不好看无所谓。我其实很想看老师当时的脸色，但是那会儿低着头，没敢抬头看。

小学时候继续被同学捉弄，花式翻新了不少。有段时间学珠算，我们的算盘都放在椅子后面。同桌总是在上课的时候悄悄把我的算盘推到地上去，发出巨大的声响。然后，我就被罚站了，站在教室后面听课。人很笨拙，体育课的时候也常常出错。连最简单的向左向右转都常常出错。体育老师气的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不想见到你，你给我滚。”于是我就真的滚回家了。父母得知详情，去教育局状告体育老师。然后我没有滚，体育老师滚了。父母威武啊。

小学的时候，父亲的脾气似乎特别不好，所以常常挨打。用洗手间之后忘记把马桶圈掀上去了，在同学家玩的晚了，随便带同学回家玩了，上学忘记戴红领巾了，吃过晚饭想看动画片了，当然也有考试成绩不好了，理由林林总总有很多，有的很正当，也有的很奇葩。父亲常用的工具有两样，一是一根撑衣服用的长竹竿，一是晾衣架，我逃跑的姿势很单一，甚至，都称不上逃跑——一边哭泣一边在地上游，是的，就是游动。大部分时候不能哭，因为会被邻居听见

的，会被笑话的。母亲在一旁看着，说教，有时也会亲自上手。一个打一个护的模式从未出现过。混合双打是父母引以为傲的教育方式，多次在亲戚朋友面前炫耀过。父母都是文化人，他们也许认为，让我真正懂道理才是最终目的。而我，偏偏又是个硬骨头，死不悔改型的。所以，打骂交加的教育会一直持续很久。很多时候，我累了，哭的上气不接下气了，认输了。但是他们讲的道理，我似乎并没有认同。比如说，弟弟乱翻我的东西，把我积攒了半年的小食吃掉，那是我为了学校春游积攒的。春游的时候，父母不会给我买什么零食。我不想同学笑话，所以会在很久之前就慢慢积攒。今天一块泡泡糖，后天一粒果冻。几个月下来，也总算能凑到半书包了。可是一天回家发现，全部消失了。我生气了，发脾气了。然后，父母认为，我不该生气，不该发脾气。他们认为这根本不算什么大不了事情。狠狠的教训，不对，应该是教育我。但是，我从未在心里认同他们的观点。我从小就认为，我有隐私权，即使是我的弟弟，也不应该乱翻我的抽屉。后来，父母自食其果了，我很是幸灾乐祸了一段时间。想来，我一直就是个内心阴暗的孩子吧。父母一直容忍这样的我，也是不容易的。还有，我从来没有因为怕疼而服软。这样，死犟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五六年级的时候，开始洗碗。家里吃过饭的碗全是我洗。当然，洗换尿布、带弟弟这种小事情四年级就已经是熟练工了。不仅是一家四口的碗，到了外婆家，六口，乃至请客时候的十几口人的锅碗瓢盆，全是我洗。眼神不好，有时候桌子擦的不干净，会被骂。那时候我常常嫌弃自己胳膊短，怎么也不能一伸手就从八仙桌的这头擦到那头。有一年夏天，外婆家请客，十几号人吃晚饭。傍晚的时候下起了雷暴雨。水池在天井里的簷斗下面。吃过晚饭，我磨磨蹭蹭的缩在沙发上，看着大人们翘脚抽烟闲聊，不想出去。外婆白了我一眼，呵斥道，还赖着干什么！我一趟趟的把十几个人的锅碗瓢盆送去水池，站在簷斗下面，捏着丝瓜精洗碗。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还是雨水，湿遍全身。洗完碗，想冲回屋里洗澡，却又被叫住了。“眼瞎了啊，正拖地呢。湿淋淋的在外面站着。反正还没轮到你洗澡呢”。那一刻，我望着满天的大雨，有生以来，第一次，深深的羡慕别人。我为什么要是我。

我慢慢的长大，弟弟们也慢慢长大。亲弟，表弟，堂弟，我是唯一女孩，家里人会很得意的跟外人说，这是丫头宝啊，矜贵呢。真是矜贵啊，我跟他们是不同的。弟弟们玩球，我也想玩，却被喝到：你去干什么，又看不见？有人做了坏事，我总是被定水清的长辈一遍遍问，是不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那是谁干的？天知道是谁干的啊。

中学的时候，似乎仍然是被嘲笑的对象。原因是，我总是穿着妈妈的，姑姑的，婶婶的，姨娘的，各种不合时宜的衣服出现在校园里。想必家里很拮据吧。毕竟要养活两个孩子啊。普通的工薪阶层，很困难的。有一回，穿着不知道哪位长辈的裤子上体育课，然后，裤子裂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顶着同学老师的眼光，撑到放学然后一路冲回家的。回到家，父母长辈们正在打麻将。母亲忙里偷闲，很是关心的问了一句，“回来啦”。可惜，愚钝的我生硬的顶了一句：“还回来呢”。然后，躲回房间生闷气了。结果，毫无疑问的招致一顿叱骂，当然，是在长辈们打完麻将之后。念中学了，打起来不好看了，更何况还有其他亲戚在，就骂一顿吧。

高中三年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因为离学校近。说起来，这三年，爷爷奶奶对我真的很好。早晨，爷爷叫我起床，洗漱完毕之后早饭已经准备好在桌上了。有的时候没买到我爱吃的白馒头，爷爷还会很抱歉。这是我从没享受过的待遇。念小学的时候就是一直自己起床做早饭吃。洗脸刷牙的时候热上牛奶，煮上鸡蛋。有时也会不小心把牛奶煮干了。那时候牛奶真的很稠，两瓶奶对上适量的水，够我们一家四口吃。听到楼下敲豆浆桶的声音，就要赶紧冲下去抢馒头。有的时候抢不到，好心的邻居会分我几个。出门上学之前，母亲会从被窝里伸出手，帮我抓一把辫子。然后自己蹦蹦跳跳的去上学。想来从前的治安真好啊，我这么个半瞎的孩子，既没有被车撞了，也没有被拐走。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资质太差了，连拐子也不要。偶尔父亲会在上班的时候顺道送我上学。我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闭着眼睛，享受清晨凉爽的空气，好幸福啊，真希望一直不要到学校，就这么一直坐下去。高中的三年我真是受到了爷爷奶奶极好的照料。下了晚自习还有宵夜。那个时候我也长得很胖，后来上大学又瘦下去了，以至于我以为家里换了浴缸，怎么变宽了啊。

参加南京大学提前招生考试的时候，我得到了中学时期的首批新衣服，对，是“批”。有好几件呢，虽然是从小商品市场买的，但是我很高兴。那些衣服一直穿到大学毕业。父母陪着我去南京考试，还买了巧克力塞在我的口袋里。知道我不能吃国产巧克力，一吃就拉肚，特意买的德芙。我很有些受宠若惊。而且很多年之后，我又跟父母睡一个房间了，在宾馆里。虽然母亲的呼噜声吵得我几乎整夜都没法睡，不过我就是很兴奋。而且，为了我考试的事情，父母甚至提前去南京为我准备。他们事后才告诉。没有他们坚定地支持、陪伴我这一次考试，就没有今天的我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早晨考完数学和英语，我还是拉肚子了。可能是早饭吃了青岛路街边摊的原因。我迟迟不出来，母亲去找我。我扶着墙挪出逸夫馆阴冷潮湿的地下室，依倒在母亲身上。尽管后来知道我考试的时候母亲带着弟弟逛新街口去了，父亲洗澡去了。下午考完大综合的时候，年幼的弟弟直接钻过隔离绳，大叫着姐姐向我冲过来，有家人守候的感觉，真的好幸福啊。（连载未完）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校友会十五周年庆典



2016年，国大中文系校友会将迎来15岁生日。我们诚邀您与我们共聚庆祝。

## 情繫中文 放眼全球

### 筹款晚宴

日期：2016年3月19日（星期六）  
时间：7.00pm  
地点：新加坡国立大学协会肯特岗会所宴会厅  
NUSS Kent Ridge Guild House, Della and Seng Gee Guild Hall  
(9 Kent Ridge Drive, Singapore 119241)  
票价：S\$80/位

### 公开讲座

主讲：李欧梵教授  
题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传统与创新  
日期：2016年3月19日（星期六）  
时间：2.00pm  
地点：新加坡国立大学邵氏基金校友会大厦，二楼礼堂  
Shaw Foundation Alumni House, Auditorium, Level 2  
(11 Kent Ridge Drive, Singapore 119244)  
入场免费

### 协办单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南洋学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友联系处

活动联系人：高宏女士  
电邮：simgaohong@yahoo.com.sg  
电话：90223646



校友会执委傅翀先生创作

## 活动预告

校友会 4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2 点假中文系会议室（AS7 三楼）召开常年大会，并选出第八届执委。敬请会员出席。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校友会欢迎各位同学毕业之后踊跃加入校友会及参与校友会活动，并为校友会的进一步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有兴趣加入校友会的同学请联系会员主任傅翀（frank0105@gmail.com）。

## 征稿小启

会讯编辑部欢迎中文系校友、师生踊跃投稿。作品形式不限，包括文学作品、摄影、书法、漫画等。来稿请电邮 nuscsaa@gmail.com